

世相百态

## 三虫(二)

冯诗齐文

## 虱子

“老白虱”的大名虽然早已“久仰”，不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，在我们这一代人中，对于贴身扰人的吸血虫，过去只熟悉臭虫，却没见过虱子。

上山下乡时，我到的是北方的山村。第一年，老乡对于我们知青天天流大汗，却不像他们那样身上长虱子死也不信。我们脱下汗衫翻开来让他们检查，确实毫不见小虫子的踪迹，引

起他们惊异。我们也自认为生虱子一定是不注意个人卫生的后果。可是从第二年开始，我们知青的身上，再怎么保持干净，也痒起来了。一查，是长虱子了！

虱子小的时候，即它尚处于“虱子籽”的阶段时，小而圆、看不出形状结构。其时许许多多虱子籽沿衣服的接缝牢牢附着，很难清除干净。唯一的办法是用两手的大拇指指甲“背对背”掐死它。虱子吸人血长大后，可大到两三粒芝麻长，梭形，几对足集中在一头。此时这小虫子对衣服的附着力量没有了，把衣服抖一抖就能把虱子抖下来。大虱子见人来抓会逃，动作还蛮快。抓到了也是处以“掐刑”决不放过。北方的虱子比起南方的臭虫，唯一的好处是不臭。不过两者咬起人来

是不分伯仲，一样凶狠。

当年在极左思想影响下，还有知青将虱子美其名曰“光荣虫”，以身上长虱子为荣，因为你长了虱子，就表明你和贫下中农“打成一片”了。没生虱子，表明你和贫下中农还有距离！不过我们当年思想再激进，也不至于有“舍身饲虱”的觉悟。一旦觉得身上痒痒地有异常，立马毫不犹豫实施“围剿”，不消灭干净不收兵，当然，彻底清除几乎不可能。

记得鲁迅先生在《阿Q正传》里，对未庄那些以打短工为生的底层人物有过生动的描述，尤其是那段阿Q们闲暇时在墙脚负喧捉虱的文字特别精彩。在阿Q眼里，自己身上的虱子比别人少、用牙磕虱子的声音比别人轻……也是很没面子的事。当年我们在农村

时，虽然后来和老乡一样，人人身上都不幸冒出了那玩意，不过似乎未曾进行过捉虱比赛，也没有人用牙磕虱子的。捉虱为乐，那怎么也摆脱不了的吸血小虫，回到上海却轻而易举消除得干干净净。有人说是水土关系，也许虫子受不了上海自来水的氯，所以都死绝了。

当阿Q们一边晒太阳，一边把耐不住热爬出来的虱子连指带咬地剿灭时，他们一定不知道，捉虱子，其实也是一件风雅之举呢！阿Q大可在赵老太爷面前脱光膀子表演一番——如果他知道东晋时的大名士王猛早已有过类似动作的话。

据《晋书·载记第十四·苻坚下》载：“桓温入关，猛被褐而诣之，一面谈当世之事，扞虱而言，旁若无人。”王猛

原不过是一个以贩畚箕为业的草民，见了大人物不懂规矩无视礼仪，尤其是身上虱痒难以至以习惯性“扞虱”，捉起虱子来，是十分自然的事。想来王猛当时一定没有“做秀”、“故作姿态”之类的念头。只是后来的人一看，这动作太酷了，与王羲之袒腹东床好有一比，于是纷纷效尤。历朝历代的文人中，以“扞虱”一词为书名的竟不在少数，可见这一次的捉虱是如何影响深远了。

捉虱子化身“行为艺术”——其实还仅是纸面上的行为艺术，这大概是当年王猛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吧。归根结底，扞虱”之所以被追捧，是那一股傲气，那不向权贵低头的作派——尽管这未必就是始作俑者的本意。(完)

书山有径

## 悲天悯人大情怀

狄火勤文

再读了雨果的惊世之作《悲惨世界》，掩卷而思。雨果以如椽巨笔和他惯用的美丑强烈对照的创作原则，刻画了主人公冉阿让这个具有人类全部善行美德的苦役犯，凸显了在多舛命运面前始终保持的纯真人性。一个人可以不信宗教，但不可以没有悲天悯人的大情怀。而最能惩恶扬善的，也是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雨果83岁病逝。他留下的遗嘱中，人们可以再一次感受到伟大作家悲天悯人的胸怀：“上帝，灵魂，职责，这是真正的宗教。真理、光明、正义、良心便是上帝……我将五万法郎献给穷人。我希望用穷人的柩车把我送进公墓……我留下了一个生病的女儿，一对儿孙子女。我为他们祝福……我即将闭上我世俗的双眼，但是我心灵上的眼睛将永远睁着，而且比任何时候睁得更大。我无须任何教堂为我祷告。我只请求为普天下的灵魂祈祷……”读着这些深情的文字，仿佛在遥远的天边，又回响起雨果那回肠荡气的诗句：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

写到这里，不能不敬佩为我们翻译此书的李丹、方于夫妇。不仅仅因为这是诸多中译本中影响最大的版本，更因为两位翻译大家半个世纪历尽艰辛、呕心沥血的翻译历程。

李丹和方于公派留学法国，雨果的名著《悲惨世界》，强烈地震撼着来自东方那块多难土地的中国青年的

心。李丹和方于心中有了一个共同理想，要把这人类智慧的结晶，变成方块字昭示国人。但是谁知道《悲惨世界》中文译本的命运比《悲惨世界》还悲惨。

1954年，文化部决定请李丹重译《悲惨世界》。1958年5月、1959年6月，新译本第一、二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正当第三部译毕付梓时，中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。崭新的《悲惨世界》译本被扔进大火中，译者夫妇也被送进了“牛棚”。

1971年，夫妇俩被释放出“牛棚”，还未平反摘帽，时已70岁的李丹就从箱底翻出了被老鼠咬成碎片的第三部《悲惨世界》译稿。这一年的李丹老得很快，牙掉了，人瘦了，并开始咯血，然而第四部竟在这样的境况下译出来了。他又带着第五部的原着住进了医院，这一住，李丹就再也没回家，1977年5月李丹去世。

人们常说：白头到老的夫妻在古稀之后一个走了，另一个也将不会长久。方于不吃不喝，几乎垮了。在李丹逝世后3个月，方于扑到了书桌前，凭着李丹留下的写在香烟壳上关于第五部的几张凌乱的断想，一埋头就是9个月。这位74岁的老人身体虚弱到每天只靠一碗稀饭维持度日，没有谁知道她是怎样刻意使自己笔下的用词、造句与前四卷的语气风格统一起来。1979年，《悲惨世界》第五部由方于译出，署名李丹、方于。1984年6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悲惨世界》的最后一部。至此，《悲惨世界》走完了它半个世纪艰难的翻译历程。

意犹未尽

## 唯有葵花向日倾

郁建民文

初秋的一个傍晚，我带着女儿到海滨散步，许久没来，没想到这里的风景又变了，金黄色的向日葵在落日的黄昏里安静地绽放着，滤静了周围嘈杂的声音，淹没在薄薄的暮色中。

明朗的向日葵，多么像太阳流落在人间的女儿。小时候，外婆总是喜欢在乡下的屋前种下一颗颗向日葵。早上我按时去浇完水，中午时分酷热的天幕现出了蓝紫，光芒灼烤着小园，恍惚能听到“毕毕剥剥”生长的声音。这时的向日葵，如同中了魔法一样绿得粗野而疯狂，如一烛绿色的火焰向上蹿。

蓝天白云下的向日葵，轻盈地舞动身姿。它们宽大的心形叶片仿佛一把扇子，轻轻摇动着；丰硕的葵花

撑得圆圆的，好像胀满的希望，边缘的舌状花瓣舒展开来，中间的深黄色，极力朝着太阳的方向。北宋司马光《客中初夏》里，为向日葵写下不朽佳句，“更无柳絮因风起，唯有葵花向日倾。”向日葵是那么强大和充实，恰似一轮小太阳。

花开到灿烂，到了收获季节，便将老去的沉甸甸的向日葵盘割下来，抠出葵花籽，晾干。来人到客了，就用文火慢慢地炒熟，炒得满屋子飘香。晚上看露天电影，边从口袋里抓上一把，轻轻地嗑，那样温馨美好。

花谢了，葵花就勾下下花盆，看着地面，熨帖而亲切。但是，还是跟着太阳转。早上朝东，中午向南，一点也不含糊。花的心里，是怎样想的呢？太阳在哪儿，花朵就朝着哪儿，多么神奇的花呀！



波兰华沙 ■张文忠

岁月悠悠

## 那年代的乘风凉

朱建新文

很久以前，家门口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弹格路。路边就是新村里的大花园。夏天的傍晚，西落的太阳还是那么热气逼人。花园里高高的松柏，已经把浓重的树荫，延伸到弹格路上。

最先拉开乘风凉序幕的，是家庭主妇们。她们把一盆盆凉水，泼在门前热烘烘的弹格路上，腾起阵阵水汽。找个树荫，放上小桌子、小板凳……夏日的晚餐就开始了。

那时，妈妈烧的最多的菜是豆瓣、夜开花汤，豆瓣是用干蚕豆泡的，是乡下带来的。我和弟弟常做的就是干蚕豆搁在倒置的小刀上，用小锤轻敲一下，豆子就一分为二，放在水里泡上半天，就是上好的豆瓣汤主菜。

乘风凉的人们，大都以家庭为主，一家一块地方。或者铺上凉席，或者支上躺椅，或者是铺板，也有小饭桌，大家先入为主。渐渐地，太阳已经看不到了，天空中呈现一片色彩斑斓的晚霞。乘风凉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弹格路上几乎人满为患。嘈杂声、嬉笑声、喊叫声不绝于耳。小孩们在人群里穿梭、叫喊，不觉疲劳。大人们悠然自得，心满意足。那时，妹妹刚进幼儿园。有一次，隔壁家的

小毛姐姐，让妹妹表演幼儿园老师教的节目。周围的小朋友也一起为妹妹拍手加油，妹妹就站在方凳上表演朗诵：大白菜，有营养，宝宝吃了身体好。爸爸吃了工作好……接下去是其他小朋友表演唱歌，场面非常热闹。

不久，天就完全黑了。附近50号屋山头路灯开始亮了，在橘黄色的灯光下，人们在这里下象棋、打扑克，孩子们在这里下军棋、走飞行棋，热闹非凡。50号的老殷，61号的四只眼，46号的吴开成，45号二阿哥……都是这里的常客。人们乐此不疲，到时必须来。自然，围观的人也不少，有助阵帮忙的，有喝倒彩的，也有打抱不平的，反正五湖四海的都有。

夜深了，天空中出现了漫天繁星。小孩们坐在小板凳上，或者躺在凉席上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运气好还能看到一闪而过的流星。天上的北斗星、北极星，牛郎星织女星，还有金星、火星……孩子们在乘风凉时学到的知识还真不少。

有时，黑暗中突然飞出一只淡绿色的大蛾子，那蛾子足有巴掌大。引起大家一阵骚动，有胆大的小孩围上去，捉住了这只不速来客。蟋蟀常在附近持续地吟唱，以前曾听大人们说，这是蚯蚓在唱歌。好奇心让我顺着声音去寻找，并没有找到唱歌的蚯

蚓，却发现藏在洞里的总是蟋蟀。在昏暗的路灯下，沿着窗下的阴沟槽寻觅，有时能发现外出游荡的蟋蟀，自然也会碰上蜈蚣、百脚、斑蝥之类的不速之客。

即使是乘风凉，带上一把芭蕉扇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有了芭蕉扇，一来可以扇风凉快，二来可以驱赶蚊子。因为那时的蚊子实在太多，密密麻麻的，在你头顶盘旋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它叮上一口，一晚上十几个大包是不稀奇的。

晚上八九点钟多半是我们家吃西瓜的时辰。西瓜是前一天晚饭后，爸爸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到控江商店去买的。走到那里也就十来分钟。那时，最多的是平湖西瓜，长长的像个冬瓜，里面通常是黄瓤，很少有白瓤，白瓤是极品，特甜。也有不少解放西瓜，圆形的，红瓤。

不知不觉就快到深夜了，有时会有丝丝凉风吹来，乘风凉的人陆陆续续地开始回家了。有些小小孩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或者在凉席上，或者在妈妈的怀抱里。

终于，弹格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了。但还有一二个年轻人，受不了房间里的闷热，要尝试一下睡在外面的凉快。简单的竹铺床，下面搁上几只方凳就能睡觉，最好裹上一条床单。据说比家里凉快多了，只是蚊子受不了。那个年代，也没有驱蚊剂，虽然有三星牌蚊香，可作用并不大……“阿大”“阿二”不时有大人呼唤小孩回家睡觉的声音。